

浪漫、想象奇崛、色彩绚丽、诗意盎然，令人读后回味无穷，成为毛泽东所谓“宣传诗”中脍炙人口的佳作。

第二，毛诗中罕见的联章体。所谓联章体，是指两首以上的诗歌，内容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一种文体。它们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或相连相继，表达一个完整统一的主题。换成今天更通俗的说法，就是“组诗”。也就是说，往往要用两首以上的作品来表达的题材或者主题，亦格外为诗人所重视。事实上，在毛泽东创作的近百首诗词中，联章体只有三次半。

写于1934年到1935年的《十六字令三首》。为了把红军长征中翻越攀登崇山峻岭的强烈感受表达出来，毛泽东在马背上反复思索、推敲、吟诵，真可谓“三首两年得”，48字来之不易。《十六字令》这个最小的小令，不但字少，而且韵脚要求极严，长短相杂，一、二、四句都要押韵。更难的是这短短16个字，还要表达完整的意象。三首词分别描写了山之高、险、雄的不同侧面，借写山之奇绝风貌，写出了红军的无畏精神；把词牌中最短的小令，一不留神写成了“孤篇横绝”的大词。

写于1961年的《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如果说长征之山是大自然之高峰，鲁迅则是毛泽东眼中的中国文化之高峰——毛泽东推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方向代表了新文化的方向”，甚至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如此重要人物，也必须是两首。

还有就是半个联章——写于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两阙词在一周之内写成。毛泽东心中的天下第一山的重要位置，和“三十八年过去”的无限感慨，也是非两首不能释怀。虽然不是联章体，但可谓姊妹篇——算半个吧。

再就是《七律二首·送瘟神》。这两首诗的内容相反相成。从诗的意境看，一悲一喜，相互映照和对比。前一幅画面是人烟稀少、田园荒芜、悲凉萧索，后一首是春风杨柳、青山含笑、全民豪迈的动人景象。“欲问”和“借问”前后勾联又使本诗类似上下片，紧紧融为一体。题材意义和前述三次孰轻孰重，难以比较，但至少在诗人心目中是等量齐观的吧——同时，也称量出了它在毛诗中的特殊地位。

第三，写作和发表速度的“双冠军”。

此诗于1958年6月30日夜到7月1日晨写成，一个晚上成诗二首，也创下毛诗写作速度之最。1935年10月一个月中写下《七律·长征》《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四首，是一个纪录。这里一夜两首，更是一个新纪录。

而且，毛泽东当日就给他的秘书胡乔木写信，要其同《人民日报》商量，是否可在7月2日或3日发表。毛泽东明确说，这样急于发表为的是“不使冷气”。可见他发表此作的急切心情。后来因故拖到当年10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即使这样，从写成到正式发表的时间也仅仅相距3个月，速度之快，在毛泽东诗词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四，说明、前言、后记之多乃居毛诗之最。

毛泽东为此诗共写有四段文字，反复阐述了他的创作动机和目的。除了前言，其第二处是在1958年7月1日诗写成后，给胡乔木的信。全文如下：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指《七律二首·送瘟神》），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

第三处也是同一天写的，是这首诗的后记，全文如下：

“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胜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敌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千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一首诗既有前言，又写后记，在毛诗中已不多见。诗作发表后，毛泽东又与诗友同学周世钊通信讨论（恕不征引）。厚爱至此，亦是罕见。

综上，四个亮点或四个维度的交织，更加说明了该诗在诗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均应引起毛泽东诗词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重视。

## 文化视界

# 两首七律，四个亮点

——读毛泽东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

■朱向前

### 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两首七律，是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上读到江西省余江县（今鹰潭市余江区）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后写下的。因为毛泽东曾不无自谦地称其为“招贴画”式的“宣传诗”，故而容易被一些人忽略。所以，对《七律二首·送瘟神》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颇为必要。本文跳出文本，从创作背景、动机、过程、目的、方法诸元素考察，提出该诗的四个亮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践行自己诗歌理念的创新之作。

在此前不久——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非常罕见地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问题：“中国新诗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显然，这些与经济工作毫不沾边的旁逸斜出，并非毛泽东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在此一年多前与《诗刊》主编们纵论新诗发展意见的进一步理论升华。其中明确谈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捷报，触动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与灵感。不能说是理念先行，但潜在的影响或引领是不可避免的——能否尝试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它是写实的，是专为消灭血吸虫病打气宣传的，但由于诗中巧用借喻（以“华佗”代医生，以“牛郎”代关心血吸虫病的人们，等等）、比喻（用“瘟神”代指血吸虫病，等等）、对比、照应等艺术手法，又特别巧用“坐地日行八万里”这样的自然、天文、地理知识哲理化入诗，从而让人间天上融为一体，把很难表达的事件和主题写得手法

# 将星闪耀映长空

■宋海峰 王倩

军！”在萧华、谢立全将军的塑像前，人们发出由衷感慨。

跟党走就是跟着理想信念走，就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走。红军将士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伫立在萧华将军的图片前，我们不禁轻声唱起《长征组歌》中的诗句：“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由萧华将军创作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经军队文艺团体谱曲排演，成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久唱不衰。

沙场征战，文武纵横。萧华13岁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7岁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1955年授衔时是全军最年轻的上将。在风雨如磐的革命道路上，他智勇兼备、军政兼优，既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又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齐解放，攘攘与熙熙。”将军馆藏的陈奇涵上将的诗句，充满九死无悔、矢志不渝、赤胆忠心跟党走走的坚定信念。

我们默读着陈奇涵的诗句，想起他在黄埔军校时，曾面对浩浩珠江，把自己比作涓涓细流，决心汇入江河，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做到了。当面对加入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抉择时，他毅然声明：“宁当普通的共产党员，不当国民党官。”他辞去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的官职，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说：“这一时期是我一生当中的转折点，从旧军队生活走上了为民众解放而奋斗的光明大道。以后，我在这条革命道路上从未退缩过。”听党指挥，这个印刻在陈奇涵灵魂深处的鲜明标记，内蕴在他革命生涯的每一个瞬间。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在理想信念

的火炬下，从兴国走出的将军们，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拿起武器，投入新的战斗。

登上兴国县高兴镇竹篙山，迎面矗立着一座红军高兴圩战斗纪念碑。纪念碑，一半埋在土里，犹如埋下一段逝去的往事；一半立在人间，仿佛是一段站起来的历史。参加过战斗的谢国仪少将后来回忆：“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高兴圩战斗中，我任红三军团6师16团连长。在争夺竹篙山前一个制高点的激烈战斗中，我与指导员带领全连战士数次冲锋，反复争夺，在付出了重大牺牲后，终于击溃了敌军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从兴国走出的将军们与战友们一道，闯天险、战强敌、爬雪山、过草地，“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完成了彪炳人类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眼前仿佛闪现陈美福少将飞夺泸定桥的英勇身影。1935年5月29日，为夺取泸定桥，红四团和干部团成立夺桥突击队。时任中央警卫营连长陈美福与其他突击队员一道，像离弦的箭冲上只有13根铁索的泸定桥，冒着枪林弹雨，沿铁索前进。经两小时激战，夺取泸定桥，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迅速渡过大渡河。

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从兴国走出的将军们与战友们一道，用坚忍不拔、血战到底，书写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壮歌，取得了抵御外侮的最终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邱会魁少将与敌后武工队在河北省蔚县并肩作战。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邱会魁摸索出一套与敌斗争的方法：“敌要大打，我偏小打；敌要在内线打，我偏到外线打；敌要在我根据地打，我偏到敌战区打；敌要在白天打，我偏要在晚上打……”扬已

## 怀念军营的雪

■霍无非

到树下。剩余的雪，全都运到房边屋后，堆起来。有艺术细胞的战友，用锹雕出各种造型，雪地“豆腐块”、雪长城、小雪人活灵活现。

白茫茫一片大操场，转眼被各营连划块清扫完毕。噢，怎么多了辆“雪坦克”，不知是谁的杰作？操场一侧，原本停放着一门报废的小型自行车，是我们平日当靶子用的“敌坦克”。哦，一定是扫雪的战友想留住雪，便精心造了一辆“雪坦克”，真有几分兵的幽默。

练兵岂止军营内，还得拉得出、走得动、练得实，战时才能打得赢。冬季野外训练，每人系上白床单作雪披，一物两用，驰骋雪原。雪地埋伏，任凭风如刀、雪扑面、霜沾眉、手脚冻，只待冲

锋作响，“雪下神兵”一个个跃起赛猛虎：“冲啊——杀！”枪刺戳得天开口，吼声震得雪花抖。

冬天的阳光是宝贵的，晒得人暖洋洋、酥酥酥，透过棉装，每个毛孔都张开，充分吸收热量。然而冬阳也是一把“双刃剑”，不时给当兵人来个“下马威”。在雪地练习射击，长时间瞄准，阳光照在雪上，反射刺眼，致使有的战友睁不开眼，甚至流泪。雪盲，可谓冬季作战的障碍，能造成非战斗减员，不是小事。克服雪盲，除了药物治疗、休眼避雪，还要有坚强毅力。一旦病情好转，战友们得空便眺雪原，不是观赏，而是练眼，渐有成效。

营区最阴冷的地方，是连队的菜窖。那里摆满自腌的缸缸酸菜和罐罐

之长，打敌之短，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扫荡”。

正是在理想信念的火炬下，从兴国走出的将军们与战友们一道，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彰显了什么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电影《南征北战》中，抢占摩天岭的战斗情景，就是根据毛会义少将所在部队的真实战斗故事而创作的。1947年4月的泰安战役中，时任华东野战军28师83团团长毛会义，奉命抢占泰安城外高峰——摩天岭，阻击增援之敌。毛会义带领83团一夜急行军百余里，清晨抢占了摩天岭的制高点。这时，山背面的敌人也登至距山顶百步之遥。毛会义立即率领战士们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进攻，为掩护主力夺取泰安城作出重要贡献。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一幅温玉成中将将在抗美援朝战场指挥战斗的老照片，将我们带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峥嵘岁月。1950年10月25日，温玉成率领40军在两水洞打响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枪，首战告捷。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我们想起陈坊仁少将运筹帷幄、寸土必争的故事；金城战役中，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68军军长陈坊仁，组织侦察队机智勇敢地向敌纵深穿插，直捣南朝鲜首都师“白虎团”团部，击毙敌团长，创造了抗美援朝战场奇袭敌营的成功范例。

历史的全部质感和温度，在于人所创造的业绩与精神。战争年代，兴国籍开国将军舍生忘死、身经百战，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功勋；和平年代，他们勇于担当，身先士卒，鞠躬尽瘁。人民不会忘记这辟开天辟地、创造辉煌历史的一代战将。红色基因，永远在传承；英雄血脉，永远在奔涌！

小菜，别看貌不起眼，过冬离不了这些开胃菜。最暖和处，莫过于蔬菜大棚。拱形的棚架，用膜裹得严实，挡住落雪，再加一层草帘子，足以助蔬菜御寒。大棚厚厚的门帘很小，进去得猫腰。棚外白雪皑皑，棚里绿意盎然。芹菜、韭黄、西红柿、带刺黄瓜、水嫩嫩、脆生生、成熟采摘，不时调剂萝卜、土豆、大白菜这“老三样”，当兵人吃得胃暖劲足。

哦，军营的雪，晶莹剔透，圣洁妖娆。军营的雪是多味的，滋润着营盘的物和人。她有时像食盐，多了一丝受挫的咸涩；有时如白茶，暖着血气方刚的胸膛；有时似砂糖，把胜利的喜悦甜甜地送到嘴边。雪砺人生，受益一世，我怀念军营的雪。

## 马背上那弯月亮

——献给护边员布茹玛汗·毛勒朵

■杨立新

寂寞被马铃声带走  
亘古高原陪着夕阳  
等候天边的星光争相登场  
捺捺不住的无限畅想  
都化作高原那弯月亮  
温柔地挂在巡逻人的马背上  
是谁在此刻酿出奶茶的醇香  
飘出了毡房  
等着归来的人品尝  
熊熊炉火，映红阿妈慈祥的脸庞  
闻着奶香，沙棘开花挂果酿浆  
青草也跟着拔节生长  
你期盼的眼神  
炙热在戍边官兵的胸膛

心跳被马蹄声带走  
山路牵挂着衷肠  
等候黄昏的心愿绽放希望  
最难割舍的情感  
都化作歌谣中的那弯月亮  
轻轻挂在驰骋高原的马背上  
是谁在此刻弹奏库姆孜琴声悠扬  
听醉了雁行  
平添了前行的力量  
采采白云，种下纯真的愿望  
一团篝火，陪官兵挥洒一路星光  
高原拉长了幸福的宽广  
你深情的目光  
像溪水环绕流淌

归（油画）

朱志斌作

